



K835.1661

2

齊

伯

林

傳

編

奇

譯

Margaret Goldsmith 原著

商務印書館印行

A 510044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初版

齊伯林傳

(Count Zeppelin)

(824 流編)

渝版瀏陽紙

定價國幣壹元陸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Margaret Goldsmith

譯述者

劉奇

本館特許
版權印
所有必究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星 176

原序

這本齊伯林傳，不幸是在英國的 R. 101 號大飛艇失事以後，纔呈現於英國讀者之前。這時候分明可以聞到一種懷疑與批評。一班熟忱的人正在叩問：齊伯林的發明有無永久的價值，『硬式飛艇』是否代表一種技術上的成功，對於文明世界有無利益，由此可以斷定這位發明家能否享受不朽的榮譽，稱爲人類進步中之前驅。我們正可以問一問：現在把他的傳記及其工作公之於世，是否正當其時？要如此去做的話，除非是先假定了他對於文明世界的貢獻，是有永久的價值，自不待言。誠然，除非作者能把握這一種失敗的努力——高尙，令人興奮，而且有幾分是悲劇性質的努力——昭示讀者，而吸引其注意。要成功這件事，就必須把一個賦有許多特殊品性的偉大人格，活潑潑的描寫出來。依我個人的見解，齊伯林伯爵的品性，以及他所盡瘁奮鬥的事業，就足以證明他的生活記錄。我想這是不僅能使他本國人感覺興趣，即大多數人類，對於他的高尙行爲，也會得到一種鼓舞。這位老伯爵的畢生工作，硬式飛艇，可以垂諸不朽，也將受人公認爲對於人類事業方面一種永久的貢獻。

關於我們本身與我們所欲達到的目標中間所存在的艱難困苦，我並非熟視無睹。但是多數人所集中注意的問題，一定促使我們對於產生這個問題的人，更想多知道一點。依我看來，

R. 101 號飛艇之餘燼，並不是以教我們不利用飛艇。如果我們承認一種審慎的研究之發明，就無論何式飛艇之不利於欠佳的天氣，或者其航行方面稍有缺點，都不能涉及。爆炸的原因祇是在飛艇的本身；如駕駛者的技能完全無異，而天氣是有風暴，對於飛艇大不利，但也不至有危險發生。飛艇航行於暴風疾雨而戰勝一切困難的事，也數見不鮮：當引擎停閉時候，小心鎮靜而前進，以減輕一些難免的衝撞。依我看來，那時候是把汽油翻倒在艇外，以資平衡。

其惟一令人滿意的解釋，是飛艇的前端洩了氣，致使其陡然向前傾斜，往下急降。因為急遽下降的關係，洩氣忽然加甚。飛艇傾斜下降以後，即使艇舟暫時平直了一會兒，也不能再保持其平衡前進，其原因只有這樣解釋得通。因為飛艇失事以前，已經確實在地平線內飛行了。因此，洩氣一事，便成了這次失事之副原因。又有人許久歸咎於新式氣囊。這種氣囊，是很有理論根據而選用的，與現時所用的有特殊優點。氣囊做得有相當的伸縮性，不像現時所用的硬做在小格欄內，無自由伸縮之餘地。因此生出一個必然的『系論』，就是說，氣囊的式樣要改良，並非根本把飛艇廢置不用。我在本篇短序中所要表示的意見，無非如此，因為評判齊伯林及其工作如何，大部分必須視其所發明物之安全程度而定。齊伯林的發明若被證明為不可靠之後，他自己就會放棄其主張，決不後人。他對於『義務』所抱的觀念極其高尚，所以如果你能使他相信他的發明會有害於別人的生命，他必立即放棄其著名的固執態度，與他心中所抱着和輿論不合的主張。他的仁慈與歉懇，待遇同事的友好，對於佣人的恩惠，都是從他的天性中自然

流露，正像他對於義務責任的精神一樣。他的人生觀，就是積極服務於社會。他自少至老，畢生都是盡瘁於此。他以爲這種服務是對他的祖國所應盡的天職，這是可以明瞭的，也差不多是難免的一種見解。因爲他是一位愛國的德國人，曾經充當過高級的軍職和公務員。然而，他究竟是『世界』上一位公民，他以敏銳的眼光，看出了世界各國，是依現代的交通方法，而正在成立互相倚賴的關係。他祇是不做一位侵略者而已，其餘什麼事都做。依他看來，他的飛機祇是把世界上的人弄得互相接近的一種工具。他對於人類這一方面的服務，成了他所認爲有能力和價值的人生之恆久目標。依齊伯林看來，大政治家應該是一位有理性與合乎『中庸之道』的人，了解其他民族生存上的需要與合理的希望，而不是狹義愛國主義者，本着一種偏見，在其管轄區域內肆行榨取政策。我常常覺得，照齊伯林伯爵所理想的政治家，現在世界上還沒有看見。他所舉的例子，爲今日所急需，更甚於往昔，這不是可以作我們的南針嗎？

休哥·愛克納(Hugo Eckener)

譯者序

齊伯林是德國一位飛艇發明家，歐戰的時候曾名震全球。這本傳記是英國一位學者哥爾德史密斯（Margaret Goldsmith）所作的；其用意在把齊伯林的生活及工作精神，整個描寫出來，以作青年的模範。因為書內取材之扼要，及作者筆調之生動，使得這位發明家的偉大人格，活躍於紙上，自然而然地令人心嚮往之，贊歎不置。

這書真是一本良好的青年讀物，我國中學生課外閱讀方面急需這類的書，近年也出版不少，顯然為一般中學生所歡迎；這是我十餘年來常與青年為友，因而深知的。

民國二十一年冬天，我還在杭州浙江省立高級中學任職的時候，接到章夫人吳弱男先生這從德國寄來這本書，並附寄兩張齊伯林飛艇的照片，當時真是喜不自勝，趕快把書看完了，並決意介紹給我國青年，以副吳先生遠道寄贈的厚意。旋即譯了七章，在高中校刊上登出過三章，曉得一般同學也喜歡看他，並催我趕快譯完出書，以便寄給他們的兄弟去看。

其後譯者於二十二年秋季轉至鳳陽中學任職，因為日常校務所牽，足足擱筆了二年，但時時刻刻總想完成這本譯稿，以了心願；後來住在留青園裏儘一個暑假補譯完竣，其愉快正像當初打開這本書看的時候一樣。譯文的調子，是想於審慎保存原意的前提下，而努力做到「聽

轉交。這也是想高舉法國作家法朗士評衡莫理哀的戲劇文字的話，『與其教讀者看得懂，不如教讀者聽得懂。』至於是否果然成功了，自當敬待賢者的指教；不過譯述青年讀物，總應該努力於此的。

凡遇人名地名，往往於第一次緊附原文，以便對照；有時因為字太長了，或上下句中原文太多了，就把其另行註出，以免隔斷語氣。

書中主人翁(Zeppelin)一字的中文譯名，在歐戰時國內的報紙雜誌多譯作『徐柏林』，近年多改用『齊柏林』，為普及起見，故從同後者。

本稿原擬於二十四年春付印，為審慎起見，又攔了一年多。二十五年夏季，章俊之君由德歸國，適有杭州之遊，得其改正了關於德國許多地名人名之譯法，並有兩首小詩經他重譯過，良可感念。二十六年又擬付印，不料七七抗戰一起，各書局亦無暇及此。我教師主於是年十二月初旬，首都告陷時，始行撤退，交通困難，一切東西丟光，祇珍惜這本費了多年心力的譯稿，隨身帶入四川。因為齊柏林原是一位堅苦卓絕，頑於救國事業的老英雄，在我們抗戰建國的偉大時代中，確是我們青年的好模範，因此我決心把這本書獻給我們有志有為的青年朋友！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八日

彭澤劉 奇識於峨眉報國寺國立四川大學

目次

原序

譯者序

第一章 齊伯林的少年時代

第二章 赴美訪林肯

第三章 回國服務

第四章 巴黎之圍

第五章 齊伯林飛艇第一號

第六章 初試飛行

第七章 第二號第三號飛艇

第八章 第四號飛艇

第九章 第四號飛艇之失事

第十章 軍用飛艇之製造

第十一章 軍用飛艇之作戰

第十二章 齊伯林的終老

目次

一

齊伯林傳

第一章 齊伯林的少年時代

現在我們都喜歡以爲一般發明家是一些『自動造就』的人。很有趣的事，就是我們研究這些發明的英雄都是自幼起於貧窮的。我們常是急於敘述他早年與一切難關奮鬥，以求得一番教育。最後我們曉得他得着成功，世人公認他的發明對於人類進步有不朽的貢獻，——就是他的努力得了最後的報酬，——我們也深覺滿意。這又使我們想起美國艾迪生（註一），他十二歲時還在第托伊鐵路（註二）火車上很勇敢的賣報；我們也喜歡回想富爾敦（註三）幼年的貧困。他們最後的成功，都是極驚人的。

（註一）艾迪生（Thomas Edison 1847-1931）美國電學家，發明家。

（註二）第托伊（Detroit）鐵路在美國密歇根州（Michigan）之休輪埠（Huron Port）。

（註三）富爾敦（Robert Fulton 1765-1815）美國人，爲汽船之發明者，一八〇七年試驗於美國赫貞（Hudson）江上，乃告成功。

我們或者太看重了「自動造就」和「起於貧窮」這等事。事實上有些難關，的確和「克服貧窮」這類事是一樣困難。對於一種理想去奮鬥，——當初世人都以為這種理想是近於瘋狂——而他卻能得着成功；這種行徑本身就是很奇特的，無論這位發明家是貧賤之子，還是百萬富豪。

齊伯林，菲丁南伯爵（註一）的父母，不是百萬富豪，但是很過得去的，他們所有的錢，對於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都不成問題，也從不以尋錢為目的。事實上，齊伯林所生長的這個家庭，是幾世紀來期望尊貴和成功，也已經達到了目的。『天主防守正義』（註二）這句格言，是他這一家所尊奉的。總之，他們的目的，顯然為一種高等的力量所保護所提高。齊伯林家一系人往往有所成功，也常有自知之明。

齊伯林的村莊是在德國北部梅克倫堡（Mecklenburg）地方。他家世居於此，至今猶能看見其祖先貴族的住宅，初次奠基是在紀元一二四六年。其祖先中最初用 Zeppelin 字樣為姓氏的，見於舊紀載裏是在一二八六年。那時候姓氏裏有兩個 P 字母拼在一起，像現在一樣。

在十八世紀裏，他家裏有兩位遷居到德國南部去。這事很重要，因為這是表明齊伯林伯爵毫（註一）齊伯林，菲丁南伯爵（Count Ferdinand von Zeppelin）簡稱齊伯林，即飛艇發明家，為本書之主人翁。

（註一）『天主防守正義』為法文成語“Dieu defend le droit”。

不能算作一個普魯士人。他的祖父路易，（註一）和他的太叔父約翰，卡爾（註二）是奉浮登堡一邦的費德里克王之召到南德去的。這位國王爲其邦國延攬一班執掌內政和外交的人才，勢如飢渴。路易在他自己的新環境裏幹得很好。後來做了浮登堡的外交官。在拿破侖之戰後，他曾奉命到巴黎去和拿破侖訂條約。後來又到維也納去和梅特涅會議，又到俄國去和沙皇會議。（註三）浮登堡的國王曾有一次寫信給他云：『在這樣不幸的情境中，我希望你盡力保衛你的國土和君王，以反抗未來的侵略。』路易真依照他的話做了；畢生目的就是忠實和妥善的扶助其國家和君王。

路易受封了伯爵。其子菲德里克伯爵（註四）（即飛行家之父），很忠實的依這根基而行；他曾作過霍亨卓倫·西克馬林根（註五）太子的一位高等顧問。但他是一位小心翼翼的人，爲官場生活的規則所拘束。後來他做了君士坦士湖附近格斯堡地產主人的時候，就盡力於農業，以（註一）路易乃齊伯林祖父 Ferdinand Ludwig Zeppelin 之簡譯。

（註二）約翰，卡爾即 (Johann Karl)。浮登堡即 Württemberg，或譯瓦敦堡。

（註三）菲德里克王 (King Frederick)，維也納 (Vienna)，梅特涅 (Meternich)，俄國沙皇 (Tsar)。

（註四）菲德里克乃其父 Friedrich von Zeppelin 之簡譯。

（註五）霍亨卓倫·西馬林根太子即 Hohenzollern Sigmaringen。格斯堡 (Girsburg)。

發展他的土地。

菲德里克伯爵不是他那階級的模範人物；他的志趣和他那一代的德國貴族人不同調。他愛玩「凡亞林」（提琴），而且玩得很好。他又是一位詩人，而且有詩集。——照他的兒子菲丁南伯爵的話是很清雅的。菲德里克是當日一班詩人如列諾（Nikolaus Lenau）和施瓦伯（Gustav Schwab）一班人的朋友。他同時的一些人，或忙於從軍，或服務於外交界，都以為他很庸碌，甚至於說他是「笨伯」，但他都不介意，自己只過着寧靜的生活，而使他的家庭趨向他自己所以為最好的一方面去。

他在紀元一八三四年結婚。他的妻，即飛行家之母，是一位非常穎慧的女子，名字叫做亞美理·瑪凱（Anelie Macure），是屬於世居君士坦士的法國當初避免屠殺而流亡的新教徒。在她自己寫給一位親戚的信裏，形容其丈夫菲德里克的話有云：「他愛花，他是一位詩人，（並且請你了解他並不是一位詩匠，而是一位真正的詩人。）我不想告訴你他是怎樣的慈仁」，因為只要我有一次曾經告訴過你，我就會永遠不斷的告訴你。」

亞美理夫人實際上是一位多病的人，一直病到一八五二年就死了，那時她的兒子菲丁南只十四歲。至於她的病狀若何，不甚知道。她曾有一次寫到過：「我幼小時若沒有那樣長久的病，一定會過得更快活。我一生為藥所苦，或服或洗，或湯或粉，藥方裏往往含有羊乳。十五歲的時候似乎略好一點，不幸又陷於半盲了。」她很斯文，但不像十九世紀前半期內常見

的一般嬌養的女子。她永不叫苦，而且常有餘樂。即在齊伯林伯爵（即飛行家菲丁南）的老年，也常不忘記他母親的現成的幽默，急智，和歡愉。

自然，任何人要是像她這樣斯文，都願住在一塊和平的地方，以做官家庭的本分，過一種寧靜的生活。在她的丈夫退職以後，她寫給人家的信上說：『我的丈夫在任職期內，每逢行禮的時候，身上穿着外交官式的制服，佩以金線肩章。手中挪着一根黑棒，頂上有一個銀扣子。……我不能實在告訴你，這事是怎樣來的，有一天我們忽然看破這種華貴。我們生活的改變，完全出乎意料，祇是一天菲德拋棄黑棒來同我在多謨易勘（Dominican）道院一同住。（這是她的母家，曾做過一次道院。）後來，不幸他病了，君士坦士湖濱的濕氣不適於他的身體，所以我們遷居到格斯堡去避這濕氣。』

齊伯林的母親雖是病得那樣長久，但是家庭裏卻沒有怎樣激怒的氣象。齊伯林的教師中，有一位後來寫到關於他的家庭有云：『這家庭完全是瀰漫一種平和的氣象，很能夠增進兒童的發育與健康。從來未見其家庭裏有什麼吵鬧，咒誓，和些微風波，到處只是和平。無論誰都應該承認：這是由於一種愛的精神，和偉大的雍容氣度之表現。在這樣一種氣象裏，我只用了仁慈和思考，以教育我的學生，這也是出乎自然。不可思議的從容與鎮靜，成為齊伯林的特性，至死不變，大半由於他家庭中父母間的模範精神。』

齊伯林·菲丁南，於一八三八年七月八日，在君士坦士湖上出世，後來他就在那湖裏航行。他著名的飛艇；那湖裏面的弗勒特里區港（Friedrichshafen）現在成了「齊伯林飛艇」的港口，他常引以為榮。菲丁南兄弟三人，他是第二；他的兄和弟各人盡力於自己的事業去了。他的姐姐歐金（Eugene）比他大兩歲；他的弟弟愛伯哈特（Eberhard）比他小四歲。

齊伯林出世的那所房子，也就是二十年前他母親出世的地方。他的母親，有一次在一封信裏敘述那所房子，說道：「在萊因河將流出君士坦士湖的地方，坐落一個小島，距離君士坦士市極近，上面架有一道木橋，與市相連。羅馬人曾在這島上建一座砲臺，藉以防禦君士坦士，這裏他們新由敵國佔據得來的。」

幾百年過去，羅馬的駐軍沒有了，在這地基上建了一所別墅，為君士坦士主教所有。後來這所別墅也沒有了，改建了多讓易勘道院；約翰·哈斯（John Hüss）曾受禁於其中，以至於死。到了十八世紀末葉，約瑟福（Joset）王驅去一班貧僧，而將這島及島上一切房產賜給我的祖父路易·瑪凱（Louis Macaire），他自己就和兩個兒子，一個用人，很舒服的住在幾間小僧房裏。比較大的房屋如廚房和茶點室，曾歸僧衆住過，後來變成一所織粗布的小工廠。」

齊伯林也是生在這些改裝了的僧房裏，他最早的記憶也是與君士坦士湖的風景有關，由他外祖父父母的房屋窗口中可以望見湖景。在他兩歲的時候，他的外祖父遷居的格斯堡，也與這湖極相近。在阿爾卑斯（Alps）山附近的湖水中，除了日内瓦湖以外，要算君士坦士湖最大了。這

湖的北端是屬於巴登（Baden）大公國，但東岸一小部分是浮登堡王國的一部分。在這樣的環境裏，水和風首先透進青年的齊伯林的意識裏去了。他幼年對於風力的印象極深刻。後來他體察飛機航行時候，關於氣象上一切因素以「上空氣流」最爲重要，他還是常常回憶兒童時代的觀察。

君士坦士湖現雖爲航空的大場；但在齊伯林出世的許久以前，已經是一個「現代」的湖。世界上第一個輪船就是於一八二四年在這裏下水，及至齊伯林老到能引起世界上人都注意他的時候，許多輪船已在這湖裏往來如梭了。齊伯林永不忘記他自己從這幼年的環境裏學得的許多事情。一九〇八年君士坦士市給他一個自由市民，以慶他七十歲的壽；他喜不自勝的說：「我是我自己所由出世的這個城市和我的這個時代的產兒。我在君士坦士學得了許多事情，對於我後來的工作都很重要。我在兒童時期，察看鵝鴨在溝裏游泳，察看湖上船舶的行動，察看一陣一陣的風把煙窗上的煙掃蕩吹去。」

齊伯林幼時是一個康健和活潑動人的孩子。他後來寫到過他自己說是「一位頑皮的小東西，因爲他分明是極愛和他接近的人耍孩子脾氣。」在歐戰開始的不久以前，他曾把他少年的概況，在德國一種報上發表過，說道：「有人以爲我是一個伶俐孩子。我的特性好比一個結得很緊的髮髻，看似一朵玫瑰花，沒有一把刷子刷得清楚。」

他幼時的教師摩羅博士寫到過他，說：「齊伯林幼時是一個很伶俐的孩子。身體強壯，而

且骨幹開張，又像他的快活的母親一樣樂觀，仁慈，與和氣。他的天資極高，近於實際一方面，而不近於理論一方面。他很服從，渴於求知，無論對誰都和氣。」

他的母親看出他在實際一方面的天才。她常爲他這樣年幼的一個小孩非常的觀察力所震動。在她寫給她嫂子的一封信裏，說到過他的三個小孩：「……第二兒菲丁南是五歲半了，是一位碧眼白膚的小天使。一切叔嬸都鍾愛他的。生客們都叫他做『小朋友』，家裏人都叫他做『小寶寶』，——這兩個名詞都是很適當的。他好像他的父親一樣有一種可愛的性格。這時候還沒有開始研究學問，但他用他的天才於牧牛，負薪，和推車等事上，都很成功。他對於田地裏一切工作很精熟；他往往確切知道：在某地方應分別施以某種工作。他對於新式的耕種等機器特別有興趣。他以爲能作一位浮登堡的人，足以自豪；剛剛人家又給了他第一雙皮鞋，非常歡喜。」

他母親的這封信，反映出這個小孩是很簡樸的平民的活潑的長大。不像歐戰前德國其他被統治階級的許多兒童，特別在前世紀初半期，從來也想不到像齊伯林這樣的小孩，會算作德國統治階級的人。齊伯林老了的時候，曾寫到過感念這種事情的話：『當我和祖父同在瑞士生活的時候，他得了君士坦士一所工廠，還不容自己腦裏想到我們會算作統治階級。我們毫無意思於此，因爲知道德國是有那樣多的人民。』

這一樣の平民的精神，使得齊伯林的母親把他的衣服穿着得極樸素。他有一個穿新衣的故